

腰鼓是主角

蒋晓峰

鼓，是身缠在智障男孩腰间的腰鼓；鼓，是千面立比人高的威风锣鼓。《咚咚咚》咚咚咚——鼓轻轻似雨点，瞬间引来众鼓齐鸣。鼓声隆隆，响彻云霄，声声震撼人心，顷刻间，观众席上星光飞舞成声浪，掌声与哨声，酷似汹涌的波涛，一阵紧过一阵。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顿时引燃了整个体育馆，人们为特奥会所付出的热情，像火一样，在蔓延、蔓延……那是二〇〇七世界特奥会开幕式上开头的一幕。

那天，我就在开幕式现场，待出场鼓一响，我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千面大鼓，敲得再响，始终无法淹没那腰鼓的《咚咚》声。那智障男孩敲的腰鼓，犹如汪洋中的桨声，一声、一声，是声声自强不息的音符，那么顽强，那么清晰地传来，仿佛是在说：你行，我也行！不错，今晚的舞台上，腰鼓才是主角，像我一样的特奥志愿者，以及演艺表演者，都是配角。

舞台不大，天地却宽。关注、帮助智障人士，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国界之分的融融真情。传承和发扬特奥精神，关爱我们身边的智障朋友，让他们天真的脸上，天天挂满灿烂的笑容，我们应该做得到。或许我们在平日里，少给他们一个白眼，多给一些鼓励，少说一句呵斥的话，多给一个善意的笑，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一个坦然走上舞台，敲响腰鼓的主角了。

品生煎

吴凤珍

为果腹而大口咬咽食品者谓之吃。用舌尖细细辨味并欣赏之，始可称之为品。而老苏州吃生煎勉强够得上称半个“品”字。这，且听下面分解——

有次我独自正在苏州一片很有名的生煎馒头店里有滋有味地吃生煎。狭长的餐桌对面来了一对托着生煎盆子的年轻夫妻，瞧我从取馒头处拿了一碗蛋丝青葱汤来，他们也去端了两碗汤坐下吃了。对面的男人一口咬下去，猝不及防，一条汤龙直窜我手边的一只尼龙袋上——我不响，他们也沉默。我自然忍不住“啊……”从薄皮处破皮而喷出！

老苏州吃它时还真有些兵法上的战术的意思呢！——首先提起筷子时，双眼已观察了这将被夹馒头的薄弱方面，下筷子时，让这薄弱面正对准自己的嘴巴，这叫攻其薄弱环节。然后轻轻地咬一小口，这在被包围的对方周围开一小口子，轻轻而又较长时间像婴儿吮奶似地一吮，鱼贯而如线似地而出的对方(汤汁)尽收口袋(嘴)中矣！若是动作大了，对内产生了压力，弄不好对方就于其他地方突围而出的了(这就是闯祸的一条汤龙了)。而苏州的生煎内肉汁的调味是根据苏州人的口味的，它鲜中带甜(苏州人善于用糖吊鲜)，故极为鲜美，而其时就得用舌尖细细地品味味道了！由于防止其他馒头渐冷，吃生煎最忌冷了，这品味的时间不宜过长，故曰“半个品字”。

其时，内部的汤汁未必吮尽，为防“残余分子”再“突围肇事”，有备无患，故在咬第二口时，仍得半咬半吮，连汤汁一齐吃，亦颇有滋有味。而且又咬到了馒头的底部。煎这馒头时极有讲究的是这底部要煎得黄灿灿、油露露、脆松松、香喷喷，丝毫不可有一丝儿的焦炭味！这样，吃在嘴里就别有风味了。

感悟《背影》

王巽庠

今年8月下旬，我与几位影友结伴顶着酷热赴浙江临海拍摄采风。临海是一座始于晋、成于唐的千年府城，迄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那天午后将近5时，趁夕阳西斜光线不太强烈之际，我们寻觅来到至今仍保存完好，集聚了不少明清建筑的老街——紫阳街。大家好比是紧握钢枪巡逻的战士，拿着相机在老街上边走边溜达，一边环顾四周，生怕精彩瞬间在眼皮底下溜掉。

过了不久，在老街东西向的一条陋巷深处，一位老妇的身影突然进入我的视线。在逆光下，老妇的身躯通体透亮，光影效果特别好。她满头白发产生的轮廓光清晰可见，阳光穿过薄薄的裤管，透现出僵直、嶙峋的双腿。老妇右手提着一只水桶，左手夹住一只红色的塑料脚盆，正迎着阳光步履蹒跚地往陋巷背阴处走去。可想而知，在这句佝偻弱的背影前面，肯定是一张爬满皱纹、尽显沧桑的老脸。面对眼前老妇年迈的背影和羸弱的身躯，似乎有一种心灵的撞击和触动，心头不由涌上阵阵酸楚和凝重。此时双手端着相机，食指按住快门，欲按不忍，欲罢不能。但这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稍纵即逝的瞬间，岂可轻言放弃。最后还是用变焦镜头拉近影像，迅速对焦按动了快门，在取景框内定格，凝住了这幅充分表现出一位母亲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操劳一生的《背影》。我想，这《背影》该是伟大和传统母性的真实写照。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凝望《背影》，感悟《背影》，仿佛耳畔又回响起《常回家看看》这支熟悉动听的旋律。愿《背影》能唤醒那些离父母身边不远或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子女的感念亲恩之心，特别是在父母处于孤独无助，体衰多病又思念儿女的时候，常回家看看，给生养、培养自己，付出了一辈子辛劳和心血的父母多一份孝心，多一份亲近，多一份关爱。这也算是我拍摄《背影》的初衷和动机吧。

南京梧桐树

王正新

南京市中山东路等许多道路上都长着梧桐树。刚来南京时，我对梧桐树的印象谈不上好，觉着它对于南京就像每个城市都有树一样，是普通的树。后来日子住久了，才慢慢感觉到，梧桐树真是给南京带来了太多的美好。它们不仅绿化了城市、净化了空气，更主要的是，在夏日它给人们带来了珍贵的清凉。三十多摄氏度高温下，街面被烈日晒得能烤熟栗子，而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的枝条和树叶相互交织在一起，把几十米宽的街路上方遮蔽得严严实实。这时，你若走在梧桐树下，会觉着特别的凉爽、舒适。

南京的梧桐树长得很有特点，有些梧桐树是一根主干长到顶不分枝桠，但更多的梧桐树是主干只有二三米高，但它们的支干却既密又长，几个主要支干上又生出许许多多小支干、大大小小的支干向上、向四边伸展着，树的最宽处有一二十米，甚至更宽，每一棵梧桐树都像一把硕大的巨型伞撑在地面上。长长的街路两旁长着巨大的梧桐树，显得格外的和谐、美丽，梧桐树已

成为南京城不可缺的一道绝佳风景线。

梧桐树在万千树种中并非最美，它既无白杨秀拔，也没杨柳妩媚，更不及胡杨坚韧，但梧桐树却比它们更适宜长在繁华都市。南京人爱绿爱树，尤爱梧桐树。虽然梧桐树也像每个人都有缺点一样，它也有人们不喜之处。比如，它的主干并不好看，有点麻癩，有时还会掉下块块斑驳的皮，特别是在秋冬季。再比如，每年春天植物扬花授粉时节，梧桐树还会四处飘着“毛毛”，这些“毛毛”进入人鼻孔、眼睛会使人有些不适。尽管如此，南京人对梧桐树想到更多的，是它给城市带来的益处，因此总愿意原谅、理解和宽容它们。

梧桐树学名“悬铃木”，据说南京的梧桐树是上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也有“法国梧桐”之说。那年我去法国，特意留心看那里的梧桐树。在巴黎和里昂，我虽都看到了梧桐树，但都没我想象得好。那里的梧桐树数量不多，只是有的街道上有一些，而且也没有南京的梧桐树这么高大。巴黎的梧桐树虽也蛮高，但它上端的枝叶被修剪成一个有三四米高的圆桶状，虽说那里长长的街路两旁整齐的梧桐树也颇为秀美，但并不壮观。我想，巴黎或许是梧桐树的故乡，但梧桐树在南京生活得更美好。

一笔不寻常的捐款

吴伯良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残联收到了一笔来自日本尼崎市的捐款。捐款的数额虽然不大，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也就是4万多元多一点，但意义非同一般。

事情还得从热心中日友好的人士中尾四郎先生说起。1991年夏，华东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在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远在日本关西的尼崎市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中尾四郎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华东地区的灾情尽快告诉自己的会员，为日中友好出把力。于是，在协会会员活动时，他向大家报告了华东水灾的情况。同时他还想方设法收集当时日本媒体对华东水灾的零星报道，经过剪辑汇编成专题片，配上解说词，在会员和市民中传播，使大家尽快了解华东水灾的真实情况。不少会员和市民看了他汇编的专题片后，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自发地向华东灾区捐助资金，援助灾区的残疾人。出资捐助的人员中有店员、教师、律师、公务员、职职人员、县县议员等等。当时，上海市残联与尼崎市日中友好协会已经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你来我往关系融洽，因此后来这笔捐款经尼崎市日中友好协会全部转到了上海市残联，请我们转交给上海的残疾人。

这笔经费虽然不多，但真的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情谊。因此我们在处理上也非常慎重。接到这笔捐款已经是灾后几个月了，上海受灾的残疾人的生产生活也都已得到政府的妥善安排。为了按捐款人的意愿转交给上海的残疾人，我们将这笔捐款融入了残疾人事业经费，用于发展上海的残疾人事业。对每一位出资捐助的日本朋友出具了收款发票。经救灾主管部门同意还向日本朋友一一颁发了由上海市救灾部门统一印刷的捐赠证书。

随着时间的消逝此事我也渐渐淡忘了。但是，当笔者本世纪初再次访问尼崎市时，看到有些日本朋友家里，还将当年上海颁发的捐赠证书挂在墙壁上呢。谈起当年的捐赠活动，他们都说，两国人民有了困难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你们中国人办事认真，重情谊，守信用，我们出了一点点钱还颁发了证书。有的还说要吧中国给的这张证书挂在家里教育子孙，世世代代与中国人民做好朋友。

行走

在瑞士林间小路

王国防

来瑞士洛桑已第十天了，对四周环境也比较熟悉，这里的人很友好很礼貌，也很有绅士风度。每天早上我见到他们，无论是正在溜狗的老人还是在晨练中的妇女、男士，总会送来友好的问候声：你好，你好，夫人。像朋友相见，大家一笑打个招呼，互相都感到很亲切。

洛桑是个丘陵城市，山下是商业街，山上是住宅区，所以很安静，安静得让人有点难受，有点孤独。打开窗户，周围大片草地映入眼底，一股泥土的芳香渗入心扉，不远处是片森林，高耸入云的大树遮盖一切，隐隐约约可看见一些古老的小木屋，使人产生些许神秘感。

今天天气不错，吃过早餐后，我沿着屋后的小路踏入这片森林，欲去见识它的真谛。在国内我有晨跑的习惯，因为这里的路都有坡度，只能每天晨走，来回1个小时也有些气喘吁吁的。山路蜿蜒曲折，幽静通灵，一边是小溪潺潺，一边是参天大树，犹如进入大峡谷之中，偶尔有几声鸟鸣传来，清脆脆的，甚是好听。

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斑斑点点地映在落叶上，闪烁着金色的光亮。途中，发现隐藏在林子中的几幢红色小木屋，我很喜欢这种古老的小木屋，它让我想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于是就转弯过去仔细观看，紫色的屋顶，紫色的百叶窗，院子周围开满五颜六色的花，院中有个白色的小圆桌，几把椅子，一些小孩玩具撒落在地，四周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和童话故事中的情景一模一样。让我身临其境，真是绝了。然而当我返身往回走时，却发现怎么没了溪水声？不对，是迷路了！我有点儿心慌，但又马上镇定下来，决定还是先上山顶再从原路返回。

在回去的路上，我不禁想起格林童话中的小姑娘抱着篮子去林子中采蘑菇，因贪玩误了时间，在暮色中遇上大灰狼的故事。想不到，今天我也差点成了“采蘑菇的小姑娘”！其实那片森林并不远，就在自己家附近。